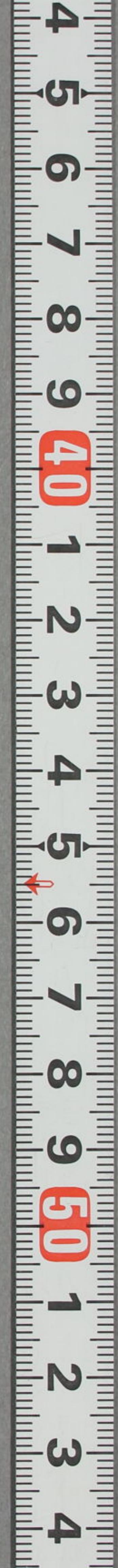


1 4
1555
178

178



155
158

澗水

燕譚錄

門 14
號 1555
卷 178

澠水燕談錄

昭和十九年
四月十九日
海東

澠水燕談錄序

澠水譚者齊國王闢之將歸澠水之上治先人舊廬與田夫樵叟閒燕而譚說也余登科從仕行三十年矣日欲退居故國而爲貧未果今且老矣仕不出乎州縣身不脫乎飢寒不得與聞朝廷之論史官所書閒接賢士大夫譚議有可取者輒記之久而得三百六十餘事私編之爲十卷蓄之中橐以爲南畝北窻倚杖鼓腹之資且用消阻志遣餘年耳澠齊水之名其事隨所錄得之故無先後之序紹聖二年正月甲子序

序

一知不足齋叢書

前人記賓朋燕語以補史氏者多矣豈特屑屑記錄以爲譚助而已哉齊國王闢之聖塗余同年進士也從仕已來每於燕閒得一嘉話輒錄之凡數百事大抵進忠義尊行節不取怪誕無益之語至於賦詠談謔雖若瑣碎而皆有所發讀其書亦足知所存矣元祐四年予來守蒲聖塗方爲邑河東因得其錄而觀之十二月朔昌邑滿中行恩復碧莎廳題

澠水燕談錄目錄

卷第一

帝德 十八事

讜論 十一事

卷第二

名臣 五十一事

卷第三

知人 四事

奇節 十三事

卷第四

忠孝 十五事

才識 十三事

高逸 二十二事

卷第五

官制 二十七事

卷第六

貢舉 十四事

文儒 書籍附共十四事

先兆 二十一事內一事未全

卷第七

歌詠 二十四事

書畫 十一事

卷第八

事誌 三十六事

卷第九

雜錄 三十六事

卷第十

談謔 二十三事

稗海所刻滙水燕談錄十卷缺第十卷談謔一則以第四卷分作兩卷符十卷之數又缺序目非足本也是冊乃虞山趙清常家藏本前有王聖塗自序同年進士滿中行題語其第十卷從宋雕錄出餘各卷較稗海又多三十一條粲然完備亦可喜也癸丑季春雨窗李北苑題於京邸之鷗舫

滙水燕談錄卷第一

國王 關之 聖塗

帝德 凡十八事

西都北寺應天禪院乃太祖誕聖之地國初為傳舍真宗幸洛陽顧瞻遺迹徘徊感愴乃命建為僧舍功成賜院額為安神御命知制誥劉筠誌之仁宗初又建別殿分二位塑太宗真宗聖像丞相王欽若為之記後園植牡丹萬本皆洛中九品慶歷末仁宗御篆神御三殿碑藝祖曰興先太宗曰帝華真宗曰昭孝今為忌日行香

地去雷府甚遠故詩曰正夢寐中行十里此之謂也
開寶中教坊使魏某年老當補外援後唐故事求領小
郡太祖曰伶人爲刺史豈治朝事尚可法耶第令於本
部中遷敘乃以爲太常太樂令

興國中張觀樂史鑣廳合格不得進士第止以爲幕職
官太宗之愛惜科名如此

慶歷中郎官呂覺者勘公事已回登對自陳衣緋已久
乞改章服仁宗曰待別差遣與卿換金紫朕不欲因鞫
獄與人恩澤慮刻薄之徒望風希進加人深罪耳帝寬

厚欽恤之德如此廟號曰仁不亦宏乎

明道二年二月十一日仁宗行籍田禮土就耕位侍中
奉耒進御上搢耒秉耒三推禮儀使奏禮成上曰朕既
躬耕不必泥古願終畝以勸天下禮儀使復奏上遂耕
十有二畦翌日作籍田禮畢詩賜宰臣已下和進

呂文靖公編爲籍田記時許開封國學舉人陪位因得
免解

寶元康定閒西方用兵急於邊用言利者多摺摭細微
頗傷大體仁宗厭之乃詔曰議者竝須究知本末審可

施行若事已上而驗戶無狀者事效不著當施重罰於
是輕肆者知畏而不敢妄言利害也

仁宗朝南劔州上言石碑等銀鑛可發上謂三司使曰
但不害民則爲利國或於民有害豈可行也上之恤愛
元元至矣

晁文元公迥在翰林以文章德行爲仁宗所優異帝以
君子長者稱之天禧初因草詔得對命坐賜茶旣退已
昏夕眞宗顧左右取燭與學士中使就御前取燭執以
前導之出內門傳付從吏後曲燕宏春殿出牡丹百餘

盤千葉者纔十餘朶所賜止親王宰臣眞宗顧文元及
錢文僖各賜一朶又常侍宴賜禁中名花故事惟親王
宰臣卽中使爲插花餘皆自戴上忽顧公令內侍爲戴
花觀者榮之其孫端稟嘗爲余言

咸平三年大理寺上言曰本寺案牘未決者常幾百事
近日逾月竝無公案漢文決死刑四百唐太宗決死罪
三百史臣書之以爲刑措今以四海之廣而奏牘不聞
動輒逾月足以知民識禮義而不犯于有司也請載之
史筆

祥符中諸王有以翰林使醫有效乞除遙郡真宗曰醫之爲郡非治朝美事厚賜之可也仍令宰相諭此意真宗一日晚坐承明殿召學士對既退中人就院宣諭曰朕適忘御袍帶卿無訝焉學士將降謝中人止之云上深自媿責有旨放謝真宗禮遇詞臣厚矣

太祖討平諸國收其府藏貯之別府曰封樁庫每歲國用之餘皆入焉嘗語近臣曰石晉割幽燕諸郡以歸契丹朕憫八州之民久陷夷虜俟所蓄滿五百萬緡遣使贈北虜以贖山後諸郡如不我從卽散府財募戰士以

圖攻取會上晏駕乃寢後改曰左藏庫今爲內藏庫太祖登極數年石守信等猶典禁衛趙忠獻屢請于上授以他任上乃曲燕守信等道舊甚懽從容曰朕與卿等義均手足豈有他耶而言者累及之卿等各自擇善地出就藩鎮租賦之入奉養甚厚優游卒歲不亦樂乎朕有數女與卿結親庶無閒耳皆感稱謝於是諸帥歸鎮或有至二十餘年者常富貴榮寵極于一時前代之保全功臣無以過也

真宗嘗諭宰臣一外補郎官稱其才行甚美俟罷郡還

朝與除監司及還帝又語及之執政擬奏將以次日上
之晚歸里第其人來謁明日以名薦奏上默然不許察
所以乃知已爲伺察密報矣終真宗朝其人不復進用
真宗惡人奔競如此

慶歷中滕子京守慶州屬羌數千人內附滕厚加勞遺
以結其心御史梁堅言滕妄費公庫錢仁宗曰邊帥以
財利啗蕃部此李牧故事安可加罪

仁宗朝流內銓引改京官人李師錫上覽其薦者三十
餘人間其族系乃知丞相王德用甥婿上曰保任之法
欲以盡天下之才今但薦勢要使孤寒何以進止與師
錫循資后翰林學士胡宿子宗堯磨勘以保官亦令循
資帝之照見物情抑權勢進孤寒聖矣

英宗治平中燕國惠和公主下降王師約異時尚主之
家例降昭穆一等以爲恭帝疾之曰此廢人倫之序不
可以爲法思有以厚風俗亟命正之尚未遑著于令及
神宗踐祚乃詔公主出降皆行見舅姑禮是時師約父
克臣爲開封府判官前一日中使促就第受主見行盟
饋禮禮成遂大設樂天下榮之三宮嬪御還者莫不嗟

歎近姻貴戚相與震動 為天姬之貴尚執行婦道蓋
自惠和始耳唐南平公主下降王珪之子珪坐令親執
笄行盟饋之禮曰吾豈為身榮所以成國家之美耳唯
我祖宗首正王化穆然成風矣

魯人李廷臣頃官瓊管一日過市 子持錦臂鞵

于市者織成詩取而視之仁廟景 五年賜新進士詩

云恩袍草色動仙籍桂香浮仁祖天章挾麗固足以

彌荒服蓋亦仁德醲厚有以深浹夷獠之心故使

之如此也廷臣以千文易得之帖之小屏致

以為朝夕之玩

讜論 凡十一事

慶歷中開寶寺塔災國家遣人鑿塔基得舊瘞

入內庭送本寺令士庶瞻仰傳言在內庭時頗有

將復建塔余襄公靖言彼一塔不能自 福逮于民

凡腐草皆有光水精及珠之圓者夜亦 烏足異

梁武造長干塔舍利長有光臺城之 肥致福乞

營造仁宗從之

夏涼薨 賜諡曰文正劉原父判考功上疏言諡者

有司之事且竦行不應法今百司各得守其職而陛下奈何侵之乎疏二上是時

溫公知禮院上書曰

之美者極于文正竦何人可當光書再上遂改謚文獻知制誥王原叔曰此僖祖皇帝謚也封還其目不為草詔於是太常所謚竦文莊

嘉祐中內臣麥允言死以其嘗有功特給鹵簿司馬光言古不以名器與人允言近古之人非有大功大勳而贈以一品給以簿不可以為法仁宗嘉納之

仁宗朝司天奏月朔日當食而陰雲不見事同不食故

事當賀司馬光曰日食四方皆見而京師獨不見天意若曰人君為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其為災尤甚不當賀詔嘉其言後以為例

景祐中趙元昊尚脩職貢蔡州進士趙禹庶明言元昊必反請治為邊備宰相以為狂言流禹建州明年元昊果反禹逃歸京上書自理宰相益怒下禹開封府獄是時陳希亮為司錄言禹可賞不可罪宰相不從希亮爭不已卒從希亮言以禹為徐州推官徂徠先生石守道有詩曰蔡牧男兒忽議兵謂禹也

咸平中孫冕乞於江淮荆湖通商賣鹽許商人於邊上
入糧草或京中納錢帛一年之內國家預得江淮荆湖
三路賣鹽課額而又公私之利有十倍焉為陳恕等沮
之遂寢

臨淄賈公疎先生以著書扶道為已任著山東野錄七
篇頗類孟子常奏諫書四篇謂丁謂造作符瑞以誣皇
天以欺先帝今幸為茲發請明告天下正其事無幾又
謂謂既竄逐寇萊公猶在雷州豈還萊公以明忠邪先
生終以孤直不偶既晚得進士出身不樂為吏久之李

文定公竊其誥敕送吏部先生勉其之官至殿中丞卒

後門人李冠元伯劉頤子望相與諡曰存道先生初先

生得出身真宗賜名同改字希得

宋公疎元名不故賜改同

狄武襄公既平嶺南仁宗欲以為樞密使平章事龐莊

敏公曰太祖遺曹彬平江南止賜錢二十萬其重慎名

器如此今青功不及彬遠矣若用為平章事富貴已極

後安肯為陛下用力萬一後有寇盜青更立功陛下以

何官賞之乃以青為護國軍節度諸子皆優官厚賜金

帛

真宗初上仙莊獻攀慕號切几喪祭之禮務極崇厚呂
友靖公奏曰太后爲先帝喪紀之數宗廟之儀不忍裁
減曲盡尊奉此雖至孝之道以臣所見尚未足報先帝
恩遇之厚唯是遠姦邪獎忠直惜民財拔擢時彥使邊
徼寧靖人物富安皇帝德業日茂太后壽樂無憂此報
先帝之大節也

祥符中玉清昭應等宮成大臣率兼使領天聖中玉清
災莊獻泣曰先帝尊奉先祧故大建館御以盡祗肅之
道今忽災燬何以稱先帝遺意呂文靖公恐后復議繕

完因推洪範災異之端乞罷營建懇讓使名玉清遂不

葺

田錫以謹直事太宗知無不言深得諍臣之體一日詣
中書謁趙忠獻公曰公以元勳當軸宜自謙抑今百司
奏覆而先經堂豈尊君之義也言臺章疏令閣門進狀
尤失風憲之體趙竦然謝之遽從其言

澠水燕談錄卷第一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澠水燕譚錄卷第二

齊國王闕之聖塗

名臣凡五十事

宰相王溥父祚少為太原掾屬宿州防禦使既老溥勸其退居洛陽居常怏怏及溥為相客或候祚溥常朝服侍立客不安席求去祚曰學生勞賢者起避耶張忠定公詠布衣時希夷先生一見奇之曰願分華山一半居可乎先生曰非公可及別贈以毫楮公曰是將嬰我以世務也後公貴顯以名德重天下將赴劔南以

詩寄先生曰性愚不肖林泉住剛要流清擬致君今日
星馳劔南道回頭慚愧華山雲及還又有詩曰世人大
抵重官榮見我東歸來道迎應被華山高士笑天真喪
盡得虛名

王元之嘗草李繼遷制繼遷送馬五十疋潤筆公却之
後守永陽閩人鄭褒有文行徒步謁公及還公買一馬
遺之或謗其虧價者太宗曰彼能却繼遷五十疋顧有
虧一疋馬價耶

曹冀王彬前後帥師征討諸國凡降四國主江南西川

廣南湖南也未嘗殺一無辜功名顯著爲諸將之首諸
子賢令瑋琮璨繼領旄鉞陶弼觀王畫像有詩曰蒐兵
四解降王縛教子三登上將壇其後少子玘追封王爵
實生光憲慈聖太皇太后輔佐仁宗母儀天下累朝聖
功仁德天下懷慕以至濟陰生享王爵子孫昌熾世世
無比非元功陰德享報深厚何以及此雖漢之馬郭追
無以過此嗚呼盛哉

張僕射齊賢以吏部尚書知青州六年其治安靜民頗
安之好事者或謗其居官弛慢朝廷召還公或語人曰

向作宰相幸無大過今典一郡乃招物議正如監御厨三十年臨老反煮粥不了士大夫聞之深罪謗者曾孫仲平爲余言

真宗晏駕二府受遺制輔立仁宗及皇太后權聽斷軍國事宰相丁謂欲去權字王沂公時參大政獨執之曰皇帝冲年太后臨朝斯非國家常典稱權猶足示後況言猶在耳何可改也謂深感其言權字遂不敢去祥符中趙德明上言本國饑來借粟百萬斛大臣皆請以違誓責之王魏公且獨請具粟如其數於京師詔德

明入京來取德明大慚且歎朝廷有人真宗喜

真宗朝宦者劉承珪以端謹事上病且死求爲節度使上促授之王魏公且執不從曰復有求爲樞密使者何以絕之至今宦者官不過留後

王魏公且與楊文公大年友善疾篤六年於臥內託草遺奏言爲宰相不可以將盡之言爲宗親求官止敘平生遭遇之際表上真宗歎之遽遣就第名數進錄

諫議大夫陳省華生三子皆登進士第而伯仲皆爲天下第一晚年燕國夫人馮氏俱康寧長子堯叟知樞密

院次子堯佐直史館少子堯咨知制誥每對客三子列侍客不自安求去省華曰學生輩立侍常也士大夫以陳氏爲榮

晁文元公迴少聞方士之術凡人耳有靈響目有神光其後聽於靜中若鈴聲遠聞者年之後愈覺清徹公名之曰三妙音一曰幽泉漱玉二曰清聲搖空三曰秋蟬曳緒嘗聞其裔孫端禮云

景德中朝廷始與北虜通好詔遣使將以比朝呼之沂公以爲太重請但稱契丹本號可也真宗激賞再三

公奉使契丹館伴耶律祥頰肆談辨深自新賜鐵券公曰鐵券蓋勳臣有功高不賞之安反側耳何爲輒及親賢祥大沮矣

仙時雖仲春而大雪苦寒莊獻太后詔賜衛士酒獨王德用所轄禁旅不得飲后以問德用德用曰衛士荷先帝恩德厚矣今率士崩心安忍縱飲矧嗣君前少未親萬機不幸一夫酗酒奮臂狂呼得不動人心也后大歎息自是有意大用

李文靖公爲相王魏公且古 頂政府時西北尚用兵
或至吁食魏公歎我輩安能坐致太平得優游無事耶
文靖公曰少有憂勤足爲警戒它日四方寧謐朝廷未
事其後北戎講和西戎納款而封禪祠祀蒐講墜
世靡有虛日魏公始歎文靖之先識過人遠矣

乾興丁謂欲每議大政則太后後殿朝執政朔望則
皇帝前殿朝羣臣其餘常事獨令入內押班雷允恭附
奏禁中傳命三府衆以爲隔絕中外不便王沂公時判
禮院引東漢故事皇帝在左太后在右同殿加簾中書

樞密院以次奏事人心乃安

皇祐五年儂智高陷二廣詔樞密副使狄青督諸
之言事者以青武人不可專用請以文臣副之仁宗以
問龐莊敏公曰向者王師所以屢敗由大將不足以統
一裨將人人自用故遇敵輒北劉平以來敗軍覆將莫
不由此青勇敢有智略善用兵必能辦賊願勿憂仁宗
乃詔行營諸軍皆受青節制賊平處置民事則與孫沔
余靖同議及捷報至上喜謂莊敏曰嶺表平殄皆卿之
力也

皇祐五年王汾擢進士甲科唱名日左右奏汾免解進士例當降甲仁宗覽家狀日汾先朝學士禹偁曾孫遂不降甲其後汾以便糴賞勞改官亦以黃州孫超升朝籍

景祐中范文正公以言事觸宰相黜守饒州到任謝表云此而為郡練優優布政之方必也立朝增蹇蹇匪躬之節天下歎公至誠於國始終不渝不以進退易其守也

范文正公以龍圖閣直學士帥邠延涇慶四郡威德著

聞夷夏贊服屬戶蕃部率稱曰龍圖老子至于元以是呼之

太子賓客謝濤生平清慎恬于榮利晚節乞知西臺尋分務洛中接賓客屏去外事日覽舊史一編以待賓話將終前一日夢中見詩一章覺呼其孫景初錄之曰百年奇特商本作事業幾張紙千古英雄一窖塵惟有炳然周孔教至今仁義浸生民足以見仁義著乎神明故至死而不亂也

皇祐未契丹請觀太廟樂仁宗以問宰相對曰恐非享

祀不可習也樞密副使孫公沔曰當以禮折之請謂使者曰廟樂之作皆本朝所以歌詠祖宗功德也它國可用邪使人如能助吾祭乃觀之仁宗從其言使者不敢復請

陳文惠將終前一日自為墓誌曰宋有潁川先生堯佐字希元道號知餘子年八十不為天官一品不為賤使臣納祿不為辱三者粗備歸息於先秦國大夫仲兄丞相棲神之域吾何恨哉

初范文正公貶饒州朝廷方治明黨士大夫莫敢往別

王待制質獨扶病餞於國門大臣責之曰君長何自陷朋黨王曰范公天下賢者顧質何敢望之若得為范公黨人公之賜質厚矣聞者為之縮頸

歐陽文忠公使遼其主每擇貴臣有學者押宴非常例也且曰以公名重今代故爾其為外夷敬服也如此景祐末西鄙用兵大將劉平死之議者以朝廷使宦者監軍主帥節制有不得專者故平失利詔誅監軍黃德和或乞罷諸帥監軍仁宗以問宰臣呂文靖公曰不必罷但擇謹厚者為之仁宗委公擇之對曰臣待罪宰相

不當與中貴私交無由知其賢否願詔都知押班保舉
有不職與同罪仁宗從之翊日都知叩首乞罷諸監軍
士大夫嘉公有謀

景祐中范文正公知開封府忠亮讜直言無回避左右
不便因言離間大臣自結朋黨仍落天章閣待制黜知
饒州余靖安道上疏論救以朋黨坐貶尹洙師魯言靖
與仲淹交淺臣與仲淹義兼師友當從坐貶監郢州稅
歐陽永叔貽書責司諫高若訥不能辯其非辜若訥大
怒繳其書降授夷陵縣令永叔復與師魯書云五六十

年來此輩沈默畏怖在世間忽見吾輩作此事下至寵
閒老婢亦爲驚怪時蔡君謨爲四賢一不肖詩布在都
下人爭傳寫鬻書者市之頗獲厚利虜使至密市以還
張中庸奉使過幽州館中有書君謨詩在壁上四賢希
文安道師魯永叔一不肖謂若訥也

狄武襄公青初以散直爲延州指使是時西邊用兵公
以才勇知略頗立戰功常被髮面銅具馳突賊圍敵人
畏懼無敢當者公識度宏遠士大夫翕然稱之而尤爲
韓公范文正公所深知稱爲國器文正以秋漢書授

之曰將不知古今匹夫之勇不足尚也公於是博覽書史通究古今已而立大功登輔弼書史策配享宗廟爲宋名將天下稱其賢公初爲延州指使後顯貴天下獨呼公爲狄天使

慶歷中仁宗服藥久不視朝一日聖體康復思見執政坐便殿促召二府宰相呂許公聞命移刻方赴召比至中使數促公同列亦贊公速行公愈緩步既見上曰久疾方平喜與公等相見而遲遲其來何也公從容奏曰陛下不豫中外頗憂一臣聞忽召近臣臣等若奔馳以

進慮人驚動耳上以爲得輔臣之體

陳貫自鹽鐵副使除直昭文館知相州先是三司副使例得待制而貫獨得直館或言貫者貫曰與其居天章作不才待制何如在昭文爲有道學士言者愧服貫子安石今爲吏部侍郎女嫁文潞公

康定中趙元昊旣虜劉平遂約吐蕃毋與中國通陰相爲援朝廷患之擇能使絕域者將以恩信譙讓唃氏尚書屯田員外郎劉渙上書請行閒道馳至青唐城譙唃氏皆頓首悔謝請以死扞邊因盡圖其地形并誓書還

奏仁宗嘉歎進直昭文館俄而元昊臣服再加刑部郎
中賜金紫初渙之奉使也或數日不得食於佩囊中得
風藥數粒咀潤咽喉下疑有脫文嚼嘶囉吐蕃呼佛曰嚼如嘶囉譯為兒子二字稱佛更鼓自昏達旦三搗而已每有公事量大小以
編裹其訟牒物多者為有理

王武恭公喜用寬厚善撫士其貌魁偉而面色正黑雖
匹夫下卒閭巷小兒外至遠夷君長皆知其名識與不
識稱之曰黑相北虜常呼其名以驚小兒其為戎狄畏
服如此皇祐末仁宗以為樞密使而以富韓公為宰相
是冬契丹使至公與之射使者以公為樞密使富公為
相得人矣上聞尤喜

治平中夏國泛使至將以十事聞於天子未知其何事
也時太常少卿祝諮主館伴既受命先見樞府已而見
丞相韓魏公公曰樞密何語諮曰樞密云若使人言及
十事第云受命館伴不敢輒受邊事公笑曰豈有止主
飲食不及他語邪公乃徐料十事以授祝曰彼及某事
則以某辭辯言某事則以某辭折祝唯而退及宴見使
者果及十事凡八事正中公所料祝如所教荅之夏人

聳服祝常以謂魏公真賢相非它人可比也

元豐中尚書省百官謚會魯公始曰忠獻禮官劉摯駁曰丞相位居二事不聞薦一士安得謂之忠家累千金未嘗濟一物安得謂之獻衆不能奪其議改謚曰宣靖司馬文正公以高才全德大得中外之望士大夫識與不識稱之曰君實下至閭閻匹夫匹婦莫不能道司馬故公之退十有餘年而天下之人日冀其復用於朝熙寧末余夜宿青州北淄河馬鋪晨起行見村民百人歡呼踴躍自北而南余驚問之皆曰傳司馬爲宰相矣余

以爲雖出于野人妄傳亦其情之所素欲也故子瞻爲公獨樂園詩曰先生獨何事四海望陶冶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蓋紀實也

元豐七年春文太師既告老奏乞赴闕親辭天陛庶盡臣子之誠既見神宗卽日對御賜宴顧問溫渥上酌御盞親勸數日朝辭上遣中使以手札諭公畱過清明飭有司令與公備二舟泝汴還洛清明日錫宴玉津園公作詩示同席翊日上用公韻屬和親洒宸翰就第賜公特命三省以上赴瓊林苑宴餞復賜御詩送行公畱京

師一月凡對上者五錫宴者三錫詩者再顧問不名稱曰太師寵數優異近世無比

富公熙寧中罷相赴亳常深居養病罕出時幕府諸公事須稟命常以狀白公公批數字于紙尾莫不盡其理或有難決之事諸公憂疑不能措手者相與求見公公以一二言裁處徐語它事諸公曉然率常失其所疑者退而歎服以為世莫可及也公早使虜以片言折狡謀尊中國及總大政眎天下事若不足為者矧退處一郡云乎

韓魏公元勳舊德夷夏具瞻熙寧畱守北都遼使每過境必先戒其下曰韓丞相在此無得過有呼索遼使與京尹書故事紙尾止押字是時悉書名其為遼人尊畏如此每使至于國必問侍中安否其後公子忠彥奉使遼主問嘗使中國者曰國使類丞相否或曰類即命工圖之

國朝享國百三十餘年人臣為太師者惟趙忠獻文潞公二人耳慶歷二年十二月詔拜呂文靖公司空平章軍國重事元祐三年四月正獻公又以司空平章軍國

事父子繼以三公平章軍國古所未有也

范文正公知邠州暇日率僚屬登樓置酒未舉觴見縷經數人營理葬具者公亟令詢之乃寓居士人卒于邠將出殯近郊貽斂棺槨皆所未具公憮然卽徹宴席厚賙給之使畢其事坐客感歎有泣下者

崔遵度清節純德泊于榮利事太宗爲右史十餘年每侍殿陛側身軒楹以自屏蔽不欲當上願盼其恬晦如此琴德尤高嘗著琴靜室往往通夕妻子罕見其面

慶歷末富文忠公鎮青州會河決商胡北方大水流民

塗入京東公勸所撫八州之民出粟以助賑給各因坊村寺廟及公私空舍又因山崖爲窟室以處流離擇寓居官無職事者各給以俸卽民所贅聚籍而受券以時給之器物薪芻無不完具不幸死者爲叢塚收瘞自爲文遣使祭之明年夏大稔計其道里資遣還業八州之閒所活者無慮五十餘萬人其募爲兵者又萬餘人仁宗嘉之拜公禮部侍郎公曰恤災賑乏臣之職也卒辭不受

嘉祐中仁宗已不豫久不御殿雖宰臣亦不得見富文

忠公求入眎疾內侍以公未有詔旨止之公叱之曰安有宰相一日不見天子遂趨入見因乞監侍祈禱畱宿殿中自是事無巨細皆白執政而後行上下晏然司馬溫公忠厚正直出於天性終始一節故得天下之望居洛十五年天下之人日望以爲相神宗上仙公赴闕哭臨衛士見公皆以手加額曰司馬相公也民遮道曰無歸洛畱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觀之公懼徑歸詔除知陳州過闕畱拜門下侍郎遂爲左僕射及薨京師民刻畫其像家置一本四方爭購之畫工有致富

者公之功德爲民愛如此

孔公道輔以剛毅直諒名聞天下知諫院日請明肅太后歸政天子爲中丞日諫廢郭后其後知兗州日近臣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仁宗曰是詩雖多不如孔某一言乃以公爲龍圖閣學士

祥符中天下大蝗近臣得死蝗于野以獻宰臣率百官稱賀王魏公且獨執不可數日方罷朝飛蝗蔽天真宗歎曰使百官將賀而蝗遽至豈不爲天下笑耶

張忠定公詠知通進銀臺司并州有軍校答他部卒至

死獄具奏上法官謂非所部當如凡人公執奏之曰并
接羌胡兵數十萬一旦因一卒法死一校卒有輕所部
之心且生事不若杖遣於權宜為便上如法官議不數
日并卒怨本校白晝五六輩提刀趨喧爭前刺校心胃
狼籍尸下遂竄去朝廷方以公向所執為是

忠定公為御史中丞一日於行香所宰相張齊賢呼參
知政事溫仲舒為鄉弟及它語尤鄙錢希白所撰公誌
曰繩執政之事失
辭者公以非所宜言失大臣體遂彈奏之其深以為

公曰張詠本無文凡有章

婚家王

禹偁代為之禹偁前任翰林作齊賢罷相麻其辭醜詆
及再入中書禹偁亦再知制誥故兩中傷之公聞自辯
曰臣苦心文學縉紳莫不知今齊賢以臣假手於是
掩上之明誣臣之非罪也上曰卿平生著述幾多可進
來公遂以所著進上閱於龍圖閣未竟賜坐曰今日暑
甚顧黃門於御几取常所執紅銷金龍扇賜公且稱文
善公起再拜乃納扇於几上曰便以賜卿美今日獻文
事也

忠定公後自金陵入苦腦疽未朝見御史閣門累有奏

上寬其告俾養疾公恨不得面陳所懷乃抗論近年以來虛國家帑藏竭生民膏血以奉無用之土木皆丁謂王欽若啟上心之所爲也不誅死無以謝天下章三上不報出知陳州

孫明復先生退居太山之陽枯槁憔悴鬢髮皓白著春秋尊王發微十五篇爲春秋學者未有過之者也故相李文定公守兗就見之歎曰先生年五十一室獨居誰事左右不幸風雨食飲生疾奈何吾弟之女賢可以奉先生箕箒先生固辭文定公曰吾女不妻先生不過爲

一小官人妻先生德高天下幸壻李氏榮貴莫大於此先生曰宰相女不以妻公侯貴戚而固以嫁山谷養老藜藿不充之人相國之賢古無有也予不可不成相國之賢遂妻之其女亦甘淡薄事先生以盡婦道當時士大夫莫不賢之

澗水燕談錄卷第二

水燕談錄卷第三

齊國王闢之 聖塗

知人 凡四事

希夷先生陳搏語人禍福合若符契王世則與韓見素
趙諫同詣先生世則偽為僕拜于堂下先生笑之曰侮
人者自侮也揖世則坐于諸坐之右將來科名君為首
冠諸君之次正如此會明年世則舉進士第一餘如坐
次

河東柳先生開以高文苦學為世宗師後進經其題品

者翕然名重于世嘗有詩贈諸進士曰今年舉進士必
誰登高第傳及孫僅外復有丁謂傳更未幾何僅連
勝此尤謂亦中甲科先生之知人也如此

孫何孫僅學行文辭傾動場屋何既為狀元王黃州覽
僅文編書其後曰明年再就堯階試應被人呼小狀元
後榜僅果為第一黃州復以詩寄之云病中何幸忽開
顏記得詩稱小狀元粉壁乍懸龍虎榜錦標終屬鶴鴿
原并寄何詩曰惟愛君家棣華榜登科記上竝龍頭潘
逍遙亦有詩曰歸來遍檢登科記未見連年放弟兄而

陳堯佐堯咨口

少前後相繼為狀元士林皆以為盛事

慶歷二年仁宗用范文正公參知政事韓魏公富韓公
為樞密副使天下人心莫不懽快徂徠先生石守道作
聖德詩曰惟仲淹弼一夔一高又曰琦以魁礪豈視居
拱可屬大事重厚如勃其後富范為宋之名臣而魏公
一冊兩朝措天下於太山之安人始歎先生之知人也

奇節 凡十三事

國初御史中丞劉溫叟博學純厚動必由禮父諱岳溫
叟終身不聽絲竹嘗令子和藥有天靈蓋溫叟見之亟

令致奠埋于郊五代士人鮮蹈禮義獨溫叟篤行為世
所推

端拱初太宗詔訪天下高年前青州錄事參軍麻希夢
年九十餘居臨淄召至闕下延見便殿賜坐語極從容
詢及人閒利害對之尤詳多蒙聽納它日訪以養生之
法對曰臣無他術惟少寡情慾節聲色薄滋味故得至
此以爲尚書工部郎中致仕賜金紫工部好學善訓
子孫子景孫興國中登進士甲科孫溫其溫舒祥符中
繼登進士第爲天下第三人衣冠以爲盛事而天下

稱麻氏教子有法予祖母長安縣君工部孫也故聞之
詳

趙鄰幾好學善著述太宗擢知制誥逾月卒子東之亦
有文才前以職事死塞下家極貧三女皆幼無田以養
無宅以居僕有趙延嗣者久事舍人義不忍去竭力營
衣食以_給之_且勞苦不避如是者十餘年三女皆長延
嗣未嘗見其面至京師訪舍人之舊謀嫁三女見宋翰
林白楊侍郎徽之發聲大哭具道所以二公驚訝曰吾
被衣冠且與舍人友而不能恤舍人之孤不迨汝遠矣

卽迎三女歸京師求良士嫁之三女皆有歸延嗣乃去
徂徠先生石守道爲之傳以厲天下云

徂徠先生石守道少以進士登甲科好爲古文章雖在
下位不忘天下之憂其言以排斥佛老誅貶姦邪爲已
任慶歷中天子罷二相進用韓魏公富韓公范文正公
增置諫官銳意求治先生喜曰吾官爲博士雅頌吾職
也乃作慶歷聖德詩五百言所以別白邪正甚詳太山
孫明復見之曰子禍起矣由是謗論喧然姦人嫉妬相
與擠之欲其死而後已不幸先生病卒有以媾禍中傷

大臣者指先生之起事曰石某詐死北走胡矣請斲棺
以驗朝廷知其誣不發棺歐陽文忠公哭先生以詩曰
當子病方革謗辭正騰喧衆人皆欲殺聖主獨保全以
埋猶不信僅免斲其棺先生沒後妻子流落寒餓魏公
分俸買田以給之所謂大臣乃先生嘗薦於朝者姦人
卽先生詩所斥者也元祐中執政薦先生之直卽詔官
其子

王沂公當軸以厚重鎮天下尤抑奔競張師德久次館
閣博學有時望而不事造請最爲魯肅簡公所知一日

中書議除知制誥者魯盛稱張才德沂公以未識爲辭魯密諷張見沂公張辭不往魯屢諷之張重違魯意始緣職事一往沂公辭不見張大悔恨他日中書復議魯無以易張曰向已爲公言之矣沂公曰張君器識行義足以爲此然尚有請謁耳逾年方命掌誥沂公之取人如此故當時士大夫務以冲晦自養焉

慶歷中張宗晦以祕書監致仕居洛陽一日謁畱守其子庚言唐賀監知章以道士服歸會稽明皇賜以鑑湖今洛中嵩少佳景雖非朝廷所賜大人可衣羽服優游

其閒何必事請謁宗晦曰吾作白頭老監枕書而眠何必學賀老作道士服邪時以爲名言宗晦英公齊賢子曹州于令儀者市井人也長厚不忤物晚年家頗豐富一夕盜入其家諸子擒之乃鄰子也令儀曰汝素寡悔何苦而爲盜邪曰迫於貧耳問其所欲曰得十千足以衣食如其欲與之旣去呼之盜大恐謂曰汝貧乘夜負十千以歸恐爲人所詰畱之至明使去盜大感愧卒爲良民鄉里稱君爲善士君擇子姪之秀者起學室延名儒以掖之子伋姪傑倣舉進士第今爲南曹令族

丹陽顧方篤行君子也皇祐末登進士第再調明州象山縣令眎事之初召邑中父老詢問民間利害及境內士民之善惡善者訪而親勸之使勿怠惡者喻而戒之使自修又建學舍率其子弟之秀者教之暇日親爲講說掖誘使進於善逾年民大化服俄而病邑民相率出錢詣塔廟祈禱者數千百人爲鬻股者十三人方竟不起百里之內號泣思慕如失父母與立祠以歲時祀方余觀近世爲縣者類以簿書期會爲急務鮮有能及教化者而方獨以仁義教治其民使民知愛慕如此丹陽

錢君倚毘陵胡完夫皆爲方記其事而刻石祠中士

夫以詩頌遺美者不可勝紀顧子賤不得列其事於史官傳爲循吏每以爲恨

胡文恭公宿平生守道不以進退爲意在館二十餘年每語後進曰富貴貧賤莫不有命士人當修身俟時無爲造物者所嗤世以爲名言

近年士大夫多脩佛學往往作爲偈頌以發明禪理獨司馬溫公患之嘗爲解禪偈六篇云文中子以佛爲西方聖人信如文中子之言則佛之心可知已今之言禪

海內言金卷三
者好爲隱語以相迷大言以相勝使學之者悵悵然益入於迷妄故予廣文中子之言而解之作解禪偈六首若其果然雖中國可行矣何必西方若其不然則非予之所知也忿怒如烈火利欲如銛鋒終朝長戚戚是名阿鼻獄顏回甘陋巷孟軻安自然富貴如浮雲是名極樂國孝悌通神明忠信行蠻貊積善來百祥是名作因果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行之誠且久是名不壞身道德修一身功德被萬物爲賢爲大聖是名菩薩佛言爲百世師行爲天下法久久不可揜是名光明藏

山陽徐積仲車博學志行父石少亡積終身不登山行遇石必避之嘗冒暑道遇奔喪者輟馬以遺之徒行還家憩戶外風乘之得聾疾年僅四十勉從母命作詩賦一舉登進士第久之喪母哀毀過人鄉里化之葬母助葬者數千人

河東先生柳仲塗少時縱酒酒肆坐側有書生接語乃以貧未葬父母將謁魏守王公祐求資以給襄事先生問所費幾何曰得錢二十萬可矣先生曰姑就舍吾且爲子營之罄其資得白金百兩錢數萬遺之議者以郭

代公之義不能遠過

劉溫叟以德義世其家當時推服為御史中丞家極貧時太宗尹京知其貧致五百千以贈溫叟溫叟拜受以大匱貯御史之西廊或有詰之者曰晉王身為京尹兄為天子拒之則失敬吾方為御史受而用之則何以清流品也初溫叟之生也其父岳曰吾老矣他無所欲但冀世治民和與此兒皆為溫洛之叟耕釣煙月酣詠太平之化足矣溫叟憶父語遂以為名云耳

澠水燕談錄卷第三

澠水燕談錄卷第四

齊國王關之聖塗

忠孝凡十五事

咸平中契丹舉國入寇南至淄青淄川小郡城壘不完刺史吏民皆欲棄城奔于南山兵馬監押張蘊按劍厲聲曰柰何去城隍委府庫大眾一潰更相勦奪狄未至而吾已殘矣刺史若出吾當斬以徇由是無敢動者後君為環州馬嶺鎮監押雖處窮塞猶建孔子祠刻石為之記慶歷中范文正公過其地書其碑陰以美之其子

揆揆以文學才行有名於世皆登侍從

鈇山劉輝俊美有辭學嘉祐中連冠國庠及天府進士四年崇政殿試又爲天下第一得大理評事簽書建康軍判官喪其祖母乞解官以嫡孫承重服國朝有諸叔而嫡孫承重服者自輝始哀族人之不能爲生者買田數百畝以養之四方之人從輝學者甚衆乃擇山溪勝處處之縣大夫易其里曰義榮社名其館曰義榮齋未終喪而卒士大夫惜之初范文正公吳文肅公皆有志置義田及後登二府祿賜豐厚方能成其志而輝於初

仕家無餘資能力爲之今士君子尤以爲難

湯守信仕真宗爲步軍指揮使會郊禮其弟欲以其子爲守信之子冒取高廕守信曰吾自行伍主上拔擢至此每愧無以報稱柰何欺之邪是歲巳子無所蔭以明於弟無所愛

孔公道輔祥符中進士及第補寧州推官道士治真武像有虵數出像前人以爲神州將率其屬往拜之虵果出公卽舉笏擊殺之衆大驚服徂徠先生石守道嘗爲公擊虵笏銘

海內英名錄
自唐末用兵文臣給舍以上武臣刺史以上喪父母者
急于國事以義斷哀往往以墨纒從事既輟哀則蒞事
如故號曰起復國朝襲唐制不改論者以時無金革士
大夫解官終制可也

慶歷中田元均帥秦鳳奏乞解官終喪仁宗累降手詔
又遣中使勉諭元均既葬託邊事求見上曰陛下以孝
治天下方邊隅無事而區區犬馬之心不得自從因泣
下上視其貌瘠乃許終喪其後富公以宰相丁母憂仁
宗詔數下竟終喪乃起蓋大臣終喪自公始

范文正公輕財好施尤厚于族人既貴于姑蘇近郭買
良田數千畝爲義莊以養羣從貧者擇族人長而賢者
一人主其出納人日食米一升歲衣縑一疋嫁娶喪葬
皆有贍給聚族人僅百口公歿逾四十年子孫賢令至
今奉公之法不敢廢弛

寇萊公秉政丁謂初爲參知政事嘗會食中書羹汙萊
公鬚謂爲公拂之公曰君爲參政大臣而爲宰相拂鬚
耶謂大愧及章聖倦政謂迎合太后建臨朝之策萊公
言太子德足以任天下事極言謂姦邪不可輔幼主明

日謂黨飛語中公罷相貶雷州司戶其後范文正公作藥石詩言公誣存道先生賈罔奏諫書云謂既竄逐宜還公以辨忠邪天聖初移衡州司馬而公前死貶所尋復官爵賜諡忠愍景祐初上知公忠鯁詔學士與公撰碑上親篆額曰旌忠之碑

皇祚四年五月儂智高寇二廣諸郡皆棄城避賊獨贊善大夫知康州趙師旦太子中舍知封州曹覲城守死方賊之至康州也贊善闔兵得羸兵二百餘人扼戰斬賊數十人明日兵盡城破詬賊賊而不可屈害之時方

暑越三日屍不可視獨姿色如生初夫人王氏避賊女生始三日棄之草間信宿回視無苦人以謂忠義之感賊平朝廷贈光祿少卿而康民立祠以祀丞相王荊公誌其葬博士梅聖俞表其墓尤悉所棄女子子來婦也慶歷末妖賊王則盜據貝州賈魏公鎮北門倉卒遣將引兵環城未有破賊之計公日夜憂思有指使馬遂者白公曰堅城深池不可力取願得公一言入城殺元凶餘黨可說而下也公壯其言遣行丁寧祝之曰壯士立功在此行也遂至城下浮渡濠叫呼守城者垂匹練縋

身以上見賊隅坐為陳朝廷恩信爾能束身出城公為爾請于朝亦不失富貴若守迷自固天子遣一將提兵數千不日城下血膏戰地肉飽犬彘悔無及矣辭尤激切賊不荅遂度終不能聽遂急擊賊仆地扼其喉幾死左右兵之遂被殺聞者莫不義之是時翰林鄭毅夫方客魏為之作傳

榮州張昭及剛毅不畏強禦為櫟楊主簿陳堯咨莊僕恃勢干縣政輸賦不以時昭及捕而杖之堯咨聞而歎曰張子一主簿而能如此它日當薦為御史使人召之

昭及竟不行也

唐正觀中調卒戍邊河中府永樂縣民姚棲雲之父語其兄曰兄嗣未立無往某幸已有子請代兄行遂戰沒塞上時棲雲方二歲故其母再嫁棲雲鞠于伯母如事其母母亡棲雲葬之又招魂葬其父廬于墓次終身哀慕不衰縣令蘇徹以俸錢買地開阡陌刻石表河中尹渾瑊上其事詔加優賜旌表其鄉曰孝悌社曰義節里曰愛敬棲雲生岳生君儒生師正自岳至師正仍世廬墓五世孫厚六世孫雅七世孫文八世孫敬真九世孫

直十世孫宗明本府奏自棲雲十世同居顯有孝行仁
宗詔賜旌表復其徭役十一世孫用和十二世孫德自宗
明至德又三世自慶歷至今又五十年而其家孝友如故
姚氏世爲農無爲學者家不甚富田數十頃族聚百口
子孫躬耕桑僅能給衣食歷三百餘年無一人辭異者
經唐末五代兵戈亂離子孫保守墳墓骨肉不相離散
求之天下未或有也永樂熙寧初併隸河東余元祐中
知河東以狀列于府乞特賜敷奏下其事史官重加旌
表特免戶徭錢以旌孝義以厲風俗以狀上尚書不報

邳州須城縣楊村民張誠者其家自縮至誠六代同居
凡一百一十七口內外無閒言衣裳無常主且口家長
坐堂上率子弟而分職事無不勤張氏世爲農者不讀
書耕田捕魚爲業無蓄積而能人人孝悌友順六世幾
二百年百口無一口小異亦可尚也

曹修古明道初爲御史知雜上書乞莊獻太后還政責
守興化軍暴疾終于官家貧死之日無衣以歛郡之僚
屬若吏民之賢者莫不號慕歎息相與出錢帛數十萬
贖其家曹女始笄泣語其母曰先人忠節名聞天下不

清江雜錄卷四
辛以直言謫死且君子不家于喪安可受以浼我先人之全德哉哭不已謝而遣之吏民固乞卒不受一錢其純孝高尚如此曹建安人四御史之一也

資州資陽縣支漸熙寧中喪母既葬廬墓日三時號泣肘行膝步負土成墳有雙白雀徘徊松葉上明年有馴鹿助漸上土又有異鳥一日如丹每漸哭鳥亦悲鳴夜有二狸環呼墳側如巡警狀久之有羣鳥翔集中有一白鳥獨口至又有五色雀萬餘隨漸行哭七日而去漸年七十每號慟哭泣如雨日食晚粟不盥手洗足所衣

苴蔴碎爛不易鬚髮蓬亂久皆斷落見者爲之悽愴鄰舍句氏子自娶棄其父母觀漸至行因大愧感迎其親供奉不怠後年八十餘與其妻王氏皆康寧漸白髮再黑四齒已脫復生步行輕捷飲食如少年人以為至孝之感神宗詔賜漸粟帛付之史官元祐八年范祖禹奏乞優與旌獎以勸孝悌詔以為資州助教

才識 凡十三事

盧朱崖父億性儉素恬于榮進以少府監告老歸洛中以基酒自放不親俗事及多遜參大政服玩漸侈億歎

而泣曰家本寒素今富貴驟至不知稅駕地矣其後多遜果敗士大夫高其先識也

劉少逸少有俊才年十三端拱二年中禮選及御試詩賦外別召升殿賜御題賦詩數首皆有旨意授校書郎令於三館讀書故王元之愛其少俊而贈之詩曰待學韓退之矜夸李長吉

胡旦少有俊才尚氣凌物嘗語人曰應舉不作狀元仕宦不作宰相乃虛生也隨計之秋郡守坐中間鴈旦賦詩曰明年春色裏領取一行歸詩人皆壯其言明年果

魁天下終以俊才忤物不登顯位而卒

胡旦文辭敏麗見推一時晚年病目閉門閉居一日史館共議作一貴侯傳其人少賤嘗屠豕豬史官以為諱之即非實錄書之即難為辭相與見旦且曰何不曰某少嘗操刀以割示有宰天下之志莫不歎服

天聖末歐陽文忠公文章三冠多士國學補試國學解禮部奏登甲科為西京畱守推官府尹錢思公通判謝希深皆當世偉人待公優異公與尹師魯梅聖俞楊子德張太素張堯夫王幾道為七友以文章道義相切劘

率嘗賦詩飲酒閒以談戲相得尤樂洛中山水園庭塔廟佳處莫不遊覽思公恐其廢職事欲因微戒之一日府會語及寇萊公思公曰諸君知萊公所以取禍否由晚節奢縱宴飲過度耳文忠遽曰宴飲小過不足以招禍萊公之責由老不知退爾坐客爲之聳然時思公年已七十

蘇子美有逸才詞氣俊偉飄然有超世之格慶歷中監奏邸承舊例以拆賣故紙錢祠神因以其餘享賓客言事者欲因子美以累一二大臣彈擊甚急宦者操文符

捕人送獄皆一時名士都下爲之紛駭左右無敢救解者獨韓魏公從容言于仁宗曰舜欽一醉飽之過止可薄治之何至如此帝悔見于色魏公之仁厚愛賢實可尚矣

明道末天下蝗旱知通州吳遵路乘民未飢募富者得錢萬貫分遣衙校航海糴米於蘇秀使物價不增又使民採薪芻官爲收買以其直糴官米未至冬大雪寒卽以元價易薪芻與民官不傷財民且蒙利又建茅屋百間以處流民捐俸錢置辦鹽蔬日與茶飯參俵有疾者

給藥以理之其願歸者具舟續食還之本土是歲諸郡率多轉死惟通民安堵不知其凶歲也故其民愛之若父母明年范文正公安撫淮浙上公績狀頒下諸郡熙寧中予官于通繼公之治逾四十年猶詠誦未已

康定中河西用兵石曼卿與安道奉使河東旣行安道晝訪夕思所至郡縣考圖籍見守令按視民兵芻粟山川道路莫不究盡利害尚慮未足以副朝廷眷使之意而曼卿飲酒吟詩若不爲意者一日安道曰朝廷不以遵路不才得與曼卿竝命今一道兵馬糧餼雖已留意

而切懼愚不能燭事以曼卿之才如略加之意則事無遺舉矣曼卿笑曰國家大事安敢忽邪延年已熟計之矣因徐舉將兵之勇怯芻糧之多寡山川之險易道路之通塞纖悉具備如宿所經慮者安道乃大驚服以爲天下之奇才且歎其不可及也

眉山蘇洵少不喜學壯歲猶不知書年二十七始發憤讀書舉進士又舉茂才皆不中曰此未足爲吾學也焚其文閉戶讀書五六年乃大究六經百家書說嘉祐初與二子軾轍至京師歐陽文忠公獻其書于朝士大夫

爭持其文二子舉進士亦皆在高等於是父子名動京師而蘇氏文章擅天下目其文曰三蘇蓋洵爲老蘇軾爲大蘇轍爲小蘇也

邵迎高郵人博學強記文章清麗而尤長於詩爲人恭儉孝友頗精法律長于吏事而清羸多病疴然不能勝其衣平生奇蹇不偶登進士十餘年而官止州縣窮死無嗣其妻苦於飢寒蘇子瞻哀君之不幸集其文爲之引以爲原憲之貧顏回之短命揚雄之無子馮衍之非遇皇甫士安之篤疾彼遇其一人猶哀悼而君兼之非

命也哉天道與善予于此疑焉

子瞻文章議論獨出當世風格高邁真謫仙人也至于書畫亦皆精絕故其簡筆才落手卽爲人藏去有得真跡者重于珠玉子瞻雖才行高世而遇人溫厚有片善可取者輒與之傾盡城府論辨唱酬閒以談謔以是尤爲士大夫所愛聞遭僉人媒孽謫居黃州有陳處士者攜紙筆求書于子瞻會客方鼓琴遂書曰或對一貴人彈琴者天陰聲不發貴人怪之曰豈弦慢邪對曰弦也不慢子瞻之清談善謔皆此類也

翰林沈公邁爲京尹敏于政事號稱嚴明平時治開封府者晨時視事至暮不能已甚者或廢飲食及公尹府且晝決事日中則府無留人出謝賓客從容談燕人皆怪其日有餘力而翕然以稱治

太子中舍于燾彭年青州壽光人博學能爲文喜言兵富文忠公丁文簡公薦堪將領以爲武學教授慶歷中元昊數寇邊北虜乘釁聚兵來求關南地丞相呂文靖公召彭年計之彭年云夷狄不可校義理今幸歲德在我爲主者勝宜治西北行宮若將親征者以壓其謀乃

以大名府爲北都未幾西戎請盟虜亦通好呂丞相稱之彭年謝不復見慶歷末仁宗春秋高皇嗣未立登州岨嶇山數震郡以言彭年上疏曰岨嶇極東方殆東朝未建人心搖動之象宜早定儲以安天下之心且言宜以齊爲節度逮英宗入繼乃由齊邸遂爲興德軍人以先識稱之

高逸 凡二十二事

鎮陽道士證隱博學多識道行精潔太祖北征召見時年已九十而形氣不衰帝欲畱建隆觀隱曰帝都紛華

非野人之所宜處上訪以養生之術隱曰養生之法不過清心練氣耳帝王之道則異于此老子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正軒轅帝堯享國延年率由此道帝尤嘉之賜以茶幣

王昭素先生酸棗縣人博學通五經尤長于易作易論二十三篇學者稱之李穆薦之太祖召見年八十貌不衰太祖問何不求仕致相見之晚對曰草野陋儒無補聖化賜坐講易帝嘉之以爲國子博士逾月賜茶遣還先生善攝養年九十方卒

陳搏周世宗常召見賜號白雲先生太平興國初召赴闕太宗賜御詩云曾向前朝號白雲後來消息杳無聞如今若肯隨徵召總把三峯乞與君先生服華陽巾草履垂緇以賓禮見賜坐上方欲征河東先生諫止會軍已興令寢于御園兵還果無功百餘日方起恩禮特異賜號希夷屢與之屬和久之辭歸進詩以見志云草澤
口皇詔圖南搏姓陳三峯千載客四海一閒人世態從
薄詩情自得真乞全麋鹿性何處不稱臣上知不可
畱賜宴便殿宰相兩禁傅坐爲詩以寵其歸

王昭素先生素純直入市買物隨所索償其直不復商較或曰市井徒例高其價以邀利非實真也先生曰彼有欺我邪給之不疑自是市人相戒王先生市物率以實告無敢給之者

田徵君告字象宐篤學好文理致高古嘗學詩于希夷先生先生以詩評授之故詩尤清麗平居寡薄志在經世太祖建國思得異人詔詣公車會遭父母喪久之東遊過濮止王元之舍元之貽書勉進其道會大河決溢君推明鯀禹之所治著禹元經三卷將上之不果已而

得水樹于濟南明水將隱居焉故致書徐常侍鉉質其去就鉉荅曰負鼎叩角顧廬築巖各由其時不失其道在我而已何常之有遂決高蹈之志發易筮之遇睽因自號睽叟從學者常數百人宋維翰許袞最其高弟子登朝盛稱其師淳化中韓丕言于天子召君赴闕詔書及門而卒其後文多散墜皇祐中濟南翟書耽伯哀其遺逸得四十八篇析爲三卷又次其出處爲睽叟別傳云

景德中种放賜號先生暫還嵩山真宗置酒資政殿餞

放侍臣當直者四人預時所司不宿具皆相顧不敢坐
上乃親定位次翰林學士晁迥西向資政殿學士王欽
若東向知制誥朱選西向次近待制戚綸東向次欽若
放北面對上特示客禮酒半上七言詩一章賜放和
侍臣皆賦士大夫榮之

孫宣公爽以太子少傅致仕居于鄆一日置宴詩廳仁

嘗賜詩刻石所居之廳壁上語客曰白傅有言多少朱門鎖空宅主

人到老不曾歸今老夫歸矣喜動于色復顧石守道諷
易離卦三爻且曰樂以忘憂自得小人之志歌而鼓

所不與大耋之嗟公以淳德與學勸講禁中二十餘年

晚節勇退優游里中終始全德近世少匹

真宗優禮种放近世少比一日登龍圖閣放從行真宗

垂手援放以上顧近臣曰昔明皇優李白御手調羹今

朕以手援放登閣厚賢之禮無前代矣故蔣水叔薦放姪孫謙云放早

以逸民被遇章聖有握手登樓之暭真宗久欲大用放固辭乃止惜天

种放明逸少舉進士不第希夷先生謂之曰此去逢豹

則止他日當出于衆人初莫諭其意故放隱于南山豹

林谷真宗召見寵待非常拜工部侍郎皆符其言放別

業在終南山學行高古後生從之學者尤衆性頗嗜酒躬耕種秫以自釀所居有林泉之勝尤爲幽絕真宗聞之遣中使攜工圖之開龍圖閣召輔臣觀焉上歎賞之其後甘棠魏野郊居有幽趣帝亦遣人圖之故詩云幽居帝畫看

麻先生仲英幼有俊才七歲能詩隨侍父官邠州宋翰林白方請官郵時聞而召之坐賦詩十篇宋大稱賞翌日宋以浣溪賤李廷珪墨諸葛氏筆遺之乃贈以詩曰宣毫歛墨川箋紙寄與麻家小秀才七歲能吟天骨異

前生應折桂枝來十七一試禮部歸以二親既喪祿不及養無復仕宦意退居臨淄辨七里別墅久而記覽該洽行義高潔鄉黨化服鄰里有爭訟者不決於有司而聽先生辨之雖凶年盜不入其家富韓公文潞公守青皆嘗致書幣龐莊公出鎮遣其子奉書召至府中禮之極厚屢以詩貽之薦其行義于朝詔以爲國子四門助教州學教授東方學者爭師之卒年九十先生子祖母長安縣君兄也或以爲宋詩云前生已折桂枝來即今世不復折桂也先生一試不第終身罷舉宋詩已識之

矣

陝右魏處士野蒲中李徵君瀆乃中表也俱有高節以吟咏相善野于東郊鑿土室方丈蔭以脩竹泉流其前曰樂天洞瀆結茅齋中條之陰曰浮雲堂皆有蕭灑之趣每乘輿相過賦詩飲酒累日乃去一日瀆過野曰前夕恍惚若夢中林下有人曰行到水窮處未知天盡時卽正其誤曰盍云坐看雲起時對曰此浮雲安得興起邪瀆水命此必死期故來訪別還家未幾卒

又見湘山續錄

史延壽嘉州人以善相遊京師貴人爭延之視貴賤如

一坐輒箕踞爾我人號曰史不拘又曰史我呂文靖公嘗邀之延壽至怒闔者不開門批之闔者曰此相公宅雖侍臣亦就客次延壽曰彼來者皆有求於相公我無求相公自欲見我耳不開門我竟還矣闔者走曰公開門迎之延壽挾術以遊于世無心於用舍故能自重也如此

建安黃晞慶歷中遊京師高文苦學爲世稱重著書數萬言自號贅隅子貧有守不干科舉而貌寢氣寒不自脩飾石守道在太學率學官生員厚禮幣聘爲學正踰

垣避之故歐陽文忠詩曰羔鴈聘黃晞晞驚走鄰家近
臣交章薦其道義詔授京官將以爲國子司業拜命數
日一夕暴卒於景德僧舍士大夫惜之

慶歷末杜祁公告老退居南京與太子賓客致仕王洙
光祿卿致仕畢世長兵部郎中分司朱實尚書郎致仕
馮平爲五老會吟醉相歡士大夫高之祁公以故相耆
德尤爲天下傾慕兵部詩云九老且無元老貴莫將西
洛一般看五人年八十餘康寧爽健相得甚歡故祁
公詩云五人四百有歲深稱分曹與挂冠而畢年最

高時已九十餘故其詩云非才最忝預高年是時歐陽
文忠公畱守睢陽聞而歎慕借其詩觀之因次韻以謝
卒章云聞說優游多唱和新詩何惜借傳看

初歐陽文忠公與趙少師槩同在中書嘗約還政後再
相會及告老趙自南京訪文忠公于潁川上文忠公所
居之西堂曰會老仍賦詩以志一時盛事時翰林呂學
士公著方牧穎職兼侍讀及龍圖特置酒於堂宴二公
文忠公親作口號有金馬玉堂三學士清風明月兩閒
人之句天下傳之

治平初龍圖閣直學士趙公抃鎮成都有張山人者不知所居數至李道士舍一日語李曰白龍圖公促治裝行當入覲且參大政矣趙聞而異之喻李令與俱來及再至李邀欲同見公張固辭曰與公相見自有期今未可也李具以告公公曰俟其再至密令人來白當屏去導從潛往見之他日又至李方遣人白公而遽求還留之不可曰龍圖且來矣公方命駕聞其去乃止益奇之未幾果膺召命乃參政柄及出鎮青社熙寧五年張遺書云當來相見公大喜語賓佐曰張山人且來矣久之

無耗至秋公奉詔再領成都方悟曰山人言來乃吾當

往也故將行先寄張詩有不同參政初時入謂呂餘慶也學

尚書兩度來謂張垂崖到日先生應笑我白頭猶自走塵埃

之句

富韓公熙寧四年以司空歸洛時年六十八是年司馬

端明不拜樞密副使求判西臺時年五十三二公安居

冲默不交世務後十一年當元豐五年文潞公畱守西

京慕唐白樂天九老會於是悉聚洛中大夫賢而老自

逸者韓公置酒相樂凡十二人即又命鄭真圖形妙覺

僧舍各賦詩一首時人呼之曰洛陽耆英會而司馬爲之序其相聚也用洛中舊俗敘齒不尚官時韓公年七十九潞公與司封郎中席汝言皆七十七朝議大夫王尚恭七十六太常卿趙丙祕書監劉几衛州防禦使馮行已皆七十五天章閣待制楚建中七十三朝議大夫王慎言七十二太中大夫張問龍圖閣直學士張燾皆七十司馬六十四故潞公詩云當年尚齒尤多幸十二人中第二人韓公贈潞公詩云顧我年齡雖第一在公勳德自無雙潞公再荅韓公詩云惟公福祿并功德合

是人閒第一人是時宣徽使王公拱辰年七十畱守大名貽詩二公預其數凡十三人也

司馬溫公優游洛中不屑世務棄物我一窮通自稱曰齊物子元豐中秋與樂全子訪親洛汭竝轡過韓城抵登封憩峻極下院趨嵩陽造嵩福宮紫極觀至紫虛谷尋會善寺過轅轅遽達西洛少畱廣度寺歷龍門至伊陽以訪奉先寺登華嚴閣觀千佛巖躡山徑瞻高公眞堂步潛溪還保應觀文富二公之廣化寺拜汾陽祠下涉伊水登香山到白公影堂詣黃龕院倚石樓臨八節

澗水集卷四
灘還伊口凡所經遊發爲詠歌歸敘之以爲洛遊錄士大夫爭傳之

荆南朱昂博學有清德晚年以工部侍郎乞骸骨既得謝真宗賜坐寵詔畱候秋涼還荆南故吳淑贈行詩曰浴殿夜涼初閣筆渚宮秋晚得懸車北行賜坐宴玉津園侍臣皆赴坐中內侍傳詔各賦詩餞行凡四十八篇獨李翰長維詩最奇絕云清朝納祿猶強健白首還家正太平昂弟協亦退居里中年皆八十餘時謂渚宮二疏主帥表其閭曰東西致政坊昂薨門人諡曰正裕先

生又見湘山續錄

劉孟節先生槩青州壽光人少師种放篤古好學酷嗜山水而天姿絕俗與世相齟齬故久不仕晚得一名亦不去爲吏慶歷中朝廷以海上峿嶠山地震逾年不止遣使訪遺逸安撫使以先生名聞詔命之官先生亦不受就青之南有冶原昔歐冶子鑄劍之地山奇水清旁無人煙叢筠古木氣象幽絕富韓公之鎮青也知先生久欲居其閒爲築室泉上爲詩并序以餞之曰先生已歸隱山東人物空且言先生有志於名不幸無位不克

施於時著書以見志謂先生雖隱其道與日月雷霆相
震耀其後范文正公文潞公皆優禮之欲薦之朝廷先
生懇祈亦不敢強以成其高先生少時多寓居龍興僧
舍之西軒往往凭欄靜立懷想世事吁唏獨語或以手
拍欄干嘗有詩曰讀書誤我四十年幾回醉把欄干拍
司馬溫公詩話所載者是也

王樵字肩望淄川人也性超逸深于老易善擊劍有槩
世之志廬梓桐山下稱淄右書生不交塵務山東賈同
李冠皆尊仰之咸平中契丹內寇舉族北俘潛入虜中

訪其親累年不獲乃歸持諸喪刻木爲親葬負山東立
祠奉侍終身太守劉通詣樵踰垣遁去其後高弁知州
事范諷爲通判相與就見之李冠以詩寄之曰霜臺御
史新爲郡棘寺廷評繼下車首謁梓桐王處士教風從
此重詩書晚自號贅世翁爲贊書其門曰書生王樵薄
命寡志無益於人道號贅世豫卜地累卵名繭室中壘
石榻刻銘其上曰生前投軀以虞不備歿後寄魄以備
不虞後感疾卽入繭室中自掩戶乃卒命以古劍殉葬
著遊邊集二卷安邊三策說史十篇皆已散失濟南李

芝為贅世先生傳載其事治平中淄川僧文幼募資即其地為繭室亦起堂祠樵文幼薄能為詩精陰陽地理蒲中李瀆處士父瑩國初為侍御史有直聲瀆少好學有高志長廬中條山下以泉石吟詠自樂未嘗造州縣真宗祀汾陰詔赴行在瀆不起有表稱謝云十行溫詔初聞丹鳳銜來一片閑心已被白雲畱住真宗製詩以賜之時有同郡劉巽治三傳年老博學躬耕不仕以講授為業真宗亦以一絕賜之

澠水燕談錄卷第四

澠水燕談錄卷第五

齊國王關之聖塗

官制 凡二十七事

唐以中官為樞密使與中尉謂之內貴梁為崇政院使後唐舊有帶相印者分東西二院晉廢國初復置與中書為二府亦名二院但行東院印耳其後除授不常以檢校官充使不帶正官自趙普始帶節鉞自曹彬始簽書院事自石熙載始文資正官充使亦自熙載始知院自張士遜始以文臣知院兼使相自王欽若始簽書兼

潘鎮自曹瑋始今官制復古而樞密之職如舊與三省長官通謂之執政矣

唐末始分度支鹽鐵戶部專領財賦唐明宗始號三司總以一使本朝或曰判三司或曰權判或曰點檢三司開寶中以參知政事二人點檢三司既而更用宰相爲提舉興國中分二使同判三司逾年復析爲三使淳化中又合爲三司而又以天下爲十道二京爲左右計置二計使分判十道別命三司摠計使判左右司事三司如故咸平末三司各置副使其官輕則曰發遣迄元豐

初不廢今悉歸尚書省

五代以來諸州馬步軍院虞候以銜校爲之太祖慮其任私高下其手乃置司寇參軍以進士九經及第人充之河東柳開先生初及第爲宋州司寇參軍後又改曰司理參軍至今俚俗猶以司理院爲馬步院

建隆中擇才能之士出宰大邑大理正祁奚知大名府館陶縣監察御史王祐知魏縣選朝官知縣自此始太祖重縣令之任至矣

國朝孔子之後率襲封文宣王至和中祖擇之言文宣

聖謚號後嗣不當以爲封爵下學士院更定美稱仍改封其四十九代孫宗愿爲衍聖公元祐初孔宗翰言先聖之後世襲封爵以奉祠事末流不競或領官他州至有公爵爲縣尉廷參州守者下至廟戶減耗祠宇墮隤公悉條具以聞願下所司講究廢墮增錫土田別異世俗之人使天下知朝廷尊崇孔子之意詔改衍聖公爲奉聖公承爵者卽除寄祿官不領他職其考遷改所給廩俸竝視在官給田畝賜監書省置學官以訓其子弟故事親王女皆封郡縣主趙普以元勳諸女封郡主高

懷德二女特封縣主當時禮官不言其失諫官不言其非此典禮之誤也

國初趙普爲相朝廷欲用薛居正呂餘慶同政事而不欲令與普齊難其名號詔問陶穀曰唐有參知政事知樞務下宰相一等故以命居正等參知政事然不押班不知印案唐裴寂以僕射參知政事郭待舉以資任淺平中書門下同受承進止平章事然則平章下于參政穀乃以爲參政下宰相一等失之遠矣其後因之不改迨官制更革始罷

國初州郡自置邸吏散在都下外州將吏不樂久居京師又符移行下率多稽遲或漏泄機事太平興國初起居郎何保樞奏置鈐轄諸道都進奏院以革其弊人給銅朱印一紐院即石熙載舊第也起居王沂公外祖而予妻曾祖父也

國初江淮湖湘上供軍糧歲無定數景德中發運使李溥奏立年額詔歲以六百萬石為定有災即申乞減數至今以為常

國初令民田七頃納牛皮一張角一對筋四兩建隆中令供納價錢一貫五百文稅額中牛皮錢是也

國初南郊青城久占民土妨其耕稼又其中暖殿止是構木結綵至尊所御非所以備不虞天聖中魏餘慶上言乞優給價直收買民田除放租賦為瓦殿七間依奏升朝官每歲誕辰端午初冬賜時服止于單袍太祖訝方冬猶賜單衣命易以夾服自是士大夫公服冬則用夾前朝宰相朝罷賜坐凡軍國大事參議之從容賜茶而退所謂坐而論道也其他事無小大一用熟狀擬進入上親批可其奏印以御寶謂之印畫商刻書降出宰相奉

行國初范質等在相位自以前朝舊臣乃具劄子面取進止退各執所得旨同列連書以記之自此奏覆浸多而賜茶之禮亦寢無復坐論也

王元之嘗言宰相於政事堂樞密於都堂同時見客不許本廳私接議者以爲是疑大臣以私也遂寢或以元之所乞爲當但難其率宰相于政事堂其見耳其後二府乞以朝退時聚廳見客以杜請謁從之卒如元之言

太宗慎重刑罰淳化二年始置審刑院以覆大理奏案

以近臣一人知院事設詳議六人擇京朝曉律常任法寺官者爲之每奏一人從知院上殿例得賜緋故士大夫以審刑爲朝官染院

舊制郊祀禮成駕還闕門有勘契之儀其制以劄爲箭長三尺鏤金飾其端緘以泥金絳囊金吾掌之金塗銅爲鏃長三寸其端所以合符者也貯以泥金紫囊駕前掌之駕至端門闔吏闔扉以問曰南來者爲誰駕前司告曰天皇皇帝奏請行 勘箭之儀交勘奏曰勘訖又審曰是否贊者齊聲曰 是 審乃啟扉列班起居駕乃入

契刻檀為魚金飾鱗鬣別刻檀板為坎足以容魚駕前
掌殿前掌板駕過殿門合魚乃啟扉其制如勘箭之
儀熙寧中詔罷其制

至道朝廷始遣洛苑副使楊允恭作坊副使李延遂
太子中舍王子與為江淮兩浙發運使兼制置茶鹽就
淮南創為局後兼領荆湖路又旋加都太字後廢景德
中復置迄今事權九重

蔡文忠公自為布衣時已恢廓有大志而姿表秀異見
者多聳動祥符中擢進士為天下第一真宗臨軒目其
堂堂英偉進退有法大悅之顧寇萊公曰得人矣特詔
給金吾衛七人清道時以為榮尋詔自今第一人及第
給金吾七人當直許出兩對引喝上聞公單貧傭僦僕
隸故有是命

以龍圖閣待觀察使自陳臣本儒生少習
俎豆荷聖恩易武弁願佩金魚以示優異特詔從
之

舊制枷惟二等以二十五斤二十斤為限景德初陳綱
提點河北路刑獄上言請制杖罪枷十五斤為三等詔

可其奏遂爲常法

景德中眞宗御筆六事以示近輔三曰提點刑獄乃於朝臣及武臣使副中選清幹者使提點一路刑獄按舉官吏賢否後又加勸農使迨今不廢而武臣廢置不常京師品官之喪用浮屠法擊鐘初無定制景德中令文武卿監武臣大將軍命婦郡夫人以上令於天清開寶擊鐘至今爲例

祥符二年朝廷以京獄訟之繁懼有冤滯始置糾察在京刑獄司以省冤濫命知制誥周起侍御史趙湘爲之凡在京師刑獄御史開封府皆得糾之起慮抑屈者不能盡知乞許令詣糾察陳狀從之但不鞠獄

祥符中詔以聖祖化金寶牌分給京城寺觀及外州名山福地牌長二寸闊一寸玉清昭應宮成天尊萬壽金寶其背文曰永鎮福地敕四周皆隱起虵龍花卉之狀盛以絳紗囊髹塗函御題其上

天聖中詔每遇覃霈朝臣中兄弟俱該封贈許列狀陳乞特比常例優加封敘從王子融請也

周禮卿大夫卒太史於葬前賜諡祖奠之日讀誄後世

有司失於申明典禮故須門生故吏錄行狀子孫請諡
近世遂有既葬而諡號終不及者天聖中孫奭王子融
言乞臣僚薨謝不待本家請諡在官品合加諡者竝令
有司舉行詔從之

宣徽使位在樞密使之下副使之上咸平初周瑩爲宣
徽使有所避乞居其下從之遂爲例

澠水燕談錄卷第五

